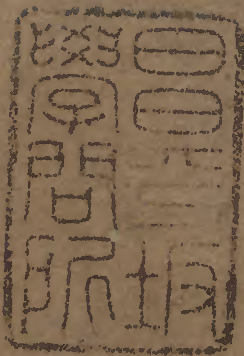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五之八



		九 七 一	漢書門
四 八	七 三	函號類	
冊架			

庫文閣内			
三 の 函 一		九 七	漢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18	
冊數	4 ( 2 )		
函號	307	21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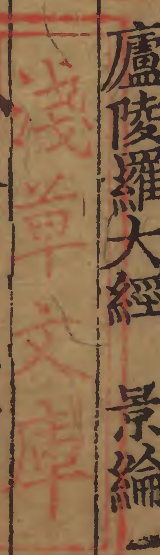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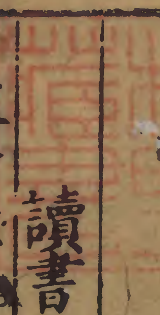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為秦之刺股攻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



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  
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  
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  
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  
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  
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  
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  
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  
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曾子曰安敢不學  
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  
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宋文公與劉季澄書云如今是大氣澄  
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  
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  
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  
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  
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  
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之直翰林覲以使事還  
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艸制而公竟艸之其詞云八統馭  
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曾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公子之妾耳。周之何為且歸其賜，魯國何為而考其宮？今也歸賜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子，竊意曾見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得而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薦呂臣

楚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

有裨世也

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此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尤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皆王。則呂氏不敢動矣。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峭我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

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瑰竒恣搜計，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峩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擊撞。巖左顧龜信，欲吠虎。丹龜儼亡恙，之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染，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信刻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噉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巒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令結小榭，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語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岬石如虎豹，獠攫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由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

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閔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避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夕行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行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末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道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歷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

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如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徂徠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往惑矣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致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粃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為須渡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

却不是忘  
身望四御幸  
於不死耳如  
今人急於富  
貴不欲赤  
世為人亦苟  
且以希目前  
後未始有  
耳計也



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將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 置青櫃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曾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宵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高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類此。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

厨疑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羨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聽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一豐賜張魁時以魁適改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網數月乃得魁因以魁適改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堂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前輩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

龜山三下海峽

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檮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羨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類昌山水作思類詩退休竟不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類昌

游我公不向螺江任。羞殺青原白鷺洲。

鐵柱杖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柱杖。宦官宮妾莫得視嘗。游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蘇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願與諸君同力。張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不當立之者皆罪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為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奇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盡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

古人之相  
与如

傲慢縱恣觸事愆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天下  
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官幹  
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  
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  
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子自為書以  
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  
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  
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  
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箕子

五代史漢王莽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巴卷下  
知顛倒何益於國箕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然有  
古意温公通鑑以作授之握箕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  
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若一杯偃卧松窓竹榻間令  
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  
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窓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  
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  
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  
獨訪山家歇還步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  
繞籬野菜飛黃蝶誰能去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

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  
羣莊未肯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蒲瓢  
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  
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  
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  
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  
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  
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  
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  
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  
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  
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  
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鷺湖山下稻梁肥  
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  
社散家扶得醉人歸

卯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功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  
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驕而忘人之諂  
反以為常其驕也極矣

朱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  
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  
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大柑供御者三  
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  
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元載深其至議之  
刺必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  
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

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講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漣子村。果然蓋青魚。惜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

羅大經

景綸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時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艱。



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  
欸柴扉。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為館職。聯騎過  
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後山亦謝以詩云。白  
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  
升嘗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  
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 騎牛詩

姚鏞為去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  
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  
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  
新能黃岡到處過。暖日宣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  
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叔齊。餓  
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  
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  
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  
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  
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

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常作方寸地說。其辭云。

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備哉。問世之人。固  
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  
方寸地。人三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  
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二有。而治地之  
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  
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  
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  
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  
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  
言動察之精。封植時習。法也。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言。輕  
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艾薙耘鋤法  
也。優遊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陵節。不乘  
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耨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  
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  
實粟之時。叅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  
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  
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  
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  
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寔遠。道家里諺之說  
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

材

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槭棘。積認稊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意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辦。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炙之念。洗滌其目。生於林泉石反。苦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或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士脩於家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有其未嘗脩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羨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光遂大喜曰吾米糧老必必笑面軍前之也亦以保其此山飛言揚公時公據河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近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眾若老姬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楊雅謔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死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案無日不

其儲自不  
壞若勝之言  
若夫

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眾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蝟。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台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蓋蝟。蝟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育。金欲流。亦以蝟。蝟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昨。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仇胃不能無功。亦須分此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此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詩不拘韻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主于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間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

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前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為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羨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其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以王莽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杜彼惡名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尚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為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膺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忘

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牧房，亦正。

### 交情世態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實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劄，迹微其期，語極其無虛。此又高矣。在於集卷之

### 了翁孫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上有龍泉，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概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解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育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而為之葉，而

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萬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艸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艸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艸蟲耶？艸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



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  
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  
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  
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墓者藏也藏  
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  
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  
渠耳借白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艸木茂盛使  
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  
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欠通矣銅山西崩靈鍾東應禾  
先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  
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  
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  
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  
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  
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  
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  
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揚誠齋素不信風水之  
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  
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  
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

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昔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沈括詩與即沈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濂溪辭伊周之位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柰何。對曰。人貴夫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

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  
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郎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  
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  
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  
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  
人言語幡綽對曰佞言三郎當三郎當明皇愧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  
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  
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揚伯子曰起頭兩  
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  
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  
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  
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眾縛祉渡淮  
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  
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  
士持遺瓊言事可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

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  
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  
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  
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  
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  
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  
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未

###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清節君傳齊之權常以飲成薛客謂齊  
君不飲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而失力則網  
蟻淵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  
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  
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  
智愚相遠乃如此

###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  
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  
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  
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  
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

鳳凰鸞鷲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畫卧洛陽之。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羶。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析父之瓜牙。語雖巧。頗牽疆。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酒味。臺上。無。見之。且。明。不。以。一。物。檢。其。真。假。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賢也。趙季仁舉伯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

心翼。細也。務時敏。時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育中未常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馬林王路卷之七

高宗配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字文字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諸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

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鍾。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羨真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資銀鈞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吳苗鑿作亂時。矯隆祐詔。則嘗用魏公高宗在昇陽宮方毀羨。左右來告。驚懼。羨覆于手。為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云。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鑿坡蓬監兩卦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也。

紫窄衫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為便。上從之。蓋

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市  
然自省曰。吾以襤屨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  
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襤屨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  
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守衡陽。日  
以冠裳泣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  
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  
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襤屨  
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  
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  
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孟子  
李泰伯者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林論題出經正則庶民  
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  
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  
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  
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  
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  
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  
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  
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  
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  
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



也。秦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捨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孱不滿隅。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子。定。線。示。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款。獎。上。宗。不。從。非。且。言。請。進。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樊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王大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

賜本臣

相呂頤浩奏曰。今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以不須見。高宗曰。今時管事譚稹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鉞。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今乃反謂子為非。

鶴林玉露卷七  
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  
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  
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  
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  
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  
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  
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  
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  
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  
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以魯  
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  
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鳥几  
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  
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  
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  
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  
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  
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宣公  
云。使其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  
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  
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  
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鄰。初參大學。

蘇詩題出問寢龍樓。堯德鄰詩云。父母人七十。義山

自免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晨備雞入衛。

夜籌。慈闈天語。校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  
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  
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  
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  
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  
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  
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

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王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湏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亦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生云問君都有幾多愁各以一工夫未可東流案以存一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關愁知幾許一川煙艸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與中有比意味更長

經總錢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廬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再請施行色目寔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大患初亨伯之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

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以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為步。百為畝。百為頃。十為井。方一里。井十為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終。十為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

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耨。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孝塲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間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羨田。正田毋敢棄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則其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得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爲難。况均田乎。

###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公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

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  
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巔連無  
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  
敢隨其職分也。

###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  
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竟險。不如歸去卧林  
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  
薨于位。謚文清。

### 湖州生祠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  
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象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  
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  
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象來題  
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  
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  
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  
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州守。魏  
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



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且問其近作。陸誦其  
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艸綠。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  
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令賞  
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  
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  
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  
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淨雨裏紅葉。舟香。上句  
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先  
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  
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  
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  
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  
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去。  
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  
前脉大類。未必慰親思。二詩。川韓意。而後山之味。

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六射。天地四方。示有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旋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稟。費財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懽家。唯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立命無。立政所未。

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如詞此亦如張宣公  
都机入奏三劄陸象山爲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 閒居交游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  
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  
宅閭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  
在詩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之  
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六錦  
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  
似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送柴門非遠  
過人不知幽花散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  
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  
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  
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  
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  
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  
長獨問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  
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  
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心可乎

大字成大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當大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大之信。信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大亦羞與為伍矣。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叔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王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世賢而文。既別。

音問者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東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喜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問曰。法。繼擯。遂。非心。黃屋。若。惡。連。青宮。開。陳。三。聖。朝。家。法。繼。擯。遂。非。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媿。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度。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

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  
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  
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  
寒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筦席與繡帷玉  
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  
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  
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  
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  
於貧富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  
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  
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  
詞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  
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仿  
佛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  
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  
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  
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

馬本正原卷八

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朝碑。詩云。作書詆佛幾幾。五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與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恻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知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



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析蘭千花無。亦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刻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同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芒香閣。老新我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答援引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



硬浪  
王言  
何以  
辭之

應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  
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  
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具西山批答  
叅政樸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  
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  
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存問逐答

李泰發忤秦桧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魏甚至桧  
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壻也告許泰發家事得  
刪定官桧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  
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茲字務德本亦云黨待之獨  
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桧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  
不可得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  
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  
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物畏其天

賴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  
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  
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  
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  
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  
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

鳥林正...

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  
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槍竹中蜘蛛  
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又不出  
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爛斷如蟹醬矣蓋蜘蛛搖腹之  
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  
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  
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  
醢其軀也世之人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  
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  
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詩字貴幅安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道矣吾道  
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且然聊爾  
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  
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  
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  
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  
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  
不能然其旨深矣其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  
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

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此之謂衫。自  
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  
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  
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  
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  
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齊輩則  
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  
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其殊有愧色。其封事也。  
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  
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  
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為言。謂  
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  
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鑄三官。舜俞有詩  
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  
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  
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  
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云。死錯

寫水正書卷八

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艸。而盜賊不敢起。殺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千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

在文前。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

云。實諂事李。李進駮。遷至京兆尹。恃寵強。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轍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謔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宣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狐忠貫日。正二儀傾頃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成舉備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責美

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春風花艸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艸香。泥融飛燕子

必暖，雖能為春。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然。於此上句見兩間，吳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

而涵泳之體，切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會對話，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本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在號旌忠，蓋當待諸

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克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然懼，惕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酒塵撫紅塵，戎送迎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胥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交王假山成，請宮僚視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中，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爨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神州時，其所講不在伊

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

豐財而已。余見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表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

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覆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沒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

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是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貨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还及境郡守遣人告无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

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奉行之四更忽得疾歿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戕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



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  
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  
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二有之揚誠齋云人  
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主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  
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  
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  
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  
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  
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獲白詔書令人  
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今條屬官詔但為撫諭之  
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  
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  
忠對哭因饗後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  
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  
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  
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  
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  
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贈頭陀詩

揚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舊

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  
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  
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  
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  
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  
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  
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  
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  
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